

民族之光！文盲農民耗盡畢生積蓄，
只為讓西方精英看看什麼是中華文明！



來源：網易

導語：

說起丁龍這個人，很多人都表示聞所未聞。也難怪，他這一生，沒有留下財產，沒有留下子嗣，甚至可能連墳墓都沒有留下。他沒有死亡證明，更不會有人替他列碑樹傳。

唯一能表明他曾在這世上來過的材料，不過幾張照片、一封捐贈信和幾則極短的新聞……

但就是這個幾乎大字不識、在當時地位極其低下的文盲華工，花光畢生積蓄，為中國民族文化的海外傳播豎起了一座百年不傾的大廈。

一百多年前，中國積貧積弱，列強

崛起，野蠻

入侵。一次

又一次不平

等條約簽

訂，許許多

多的華工被

低價買走，

還被貼上了

一個極難聽

的名字——豬

仔。

當時，西方需

要廉價勞動

力，在中國沿

海打出了不少

類似，”要

發財去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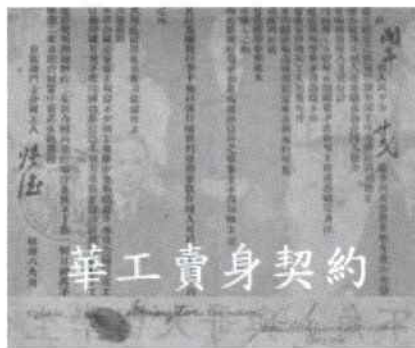
”的招工令，

連騙帶哄，勾

結官府，以極低的价格擄掠國人。



簽訂不平等條約



因為不通洋

文，他們根本

不知契約上所

寫何物，問及

官府，卻被強

行畫押。轉眼

之間，就像被

塞進豬圈一

樣，鎖入輪船

的鐵籠之中，

一路哀嚎，送

至鐵路、礦山，從事最殘酷的勞動，衣

不暖，食不飽，回鄉更是無望。

彼時，列強都視華人為草芥，對待

華工猶如對待牲畜一般。據1918年《南

洋實地調查錄》記載：賣至異國後，水

土不服無人過問，得病無錢可醫，仍需

從事重活勞作，若不幸傷死，用草席就

匆匆掩埋。與其他被辱為“豬仔”的

華人一樣，丁龍大字不識，略懂幾句洋

文。

誰也想不到，就是這樣一個文盲華

工，克儉一生，卻花光畢生積蓄，在哥

倫比亞大學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海外



華工

漢學院系。

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歷史最悠久五



所高校之一，擁有世界一流的，法學院、商學院、新聞學院。新聞界的至尊獎項普利策獎，便由哥大的校長親自頒發。

哥大設立的東亞系，至今是海外研究中國文化的高地。胡適、陶行知、馮友蘭，聞一多、馬寅初等：都曾在這裡留下過自己的足跡。其院系最高級別的文化講座，專門講授中國文化，並直接以“丁龍”的名字命名。

然而，



當年在北美修鐵路的華工



胡適（左下角）與哥大留學生合照

時至今日，世人能找到與丁龍相關的資料，可謂都少之又少。甚至連“丁龍”這個名字，都是根據他的英文名 Dean Lung，推測出來的。有資料顯示，他還可能叫“丁天龍”或“田龍”。

丁龍是廣東人，生於1857年。

18歲來到美國後，曾度過一段非常辛苦的生活，一路遭受美國人的歧視。直到1870年代，丁龍參修鐵路，遇到了



一個改變他命運的人：賀拉斯·沃拉普·卡朋蒂埃。

卡朋蒂埃，

生於紐約北部小鎮，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是一名律師。1876年時，美國加州發現了許多金礦，卡朋蒂埃趕緊加入淘金行業，隨後又創辦銀行，成為一代大亨。



卡朋蒂埃

野心勃勃的

卡朋蒂埃還覺不夠，家財萬貫後，他居然，在加州圈下了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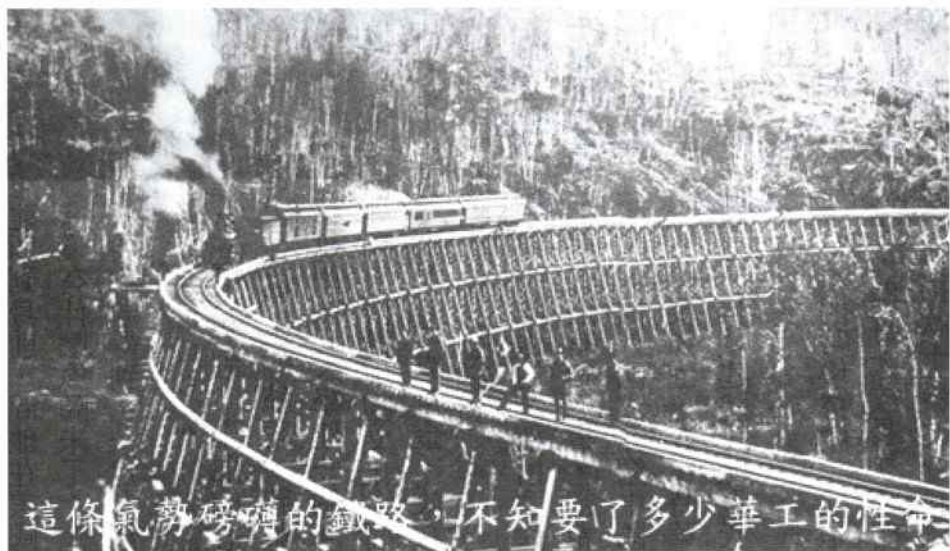
處女地，開始修建學校、醫院、碼頭、船塢，將其命名為奧克蘭市，自命市長。後來，他把土地交給鐵路公司，自己持有公司大量

股份，這才心滿意足地來到了紐約。在修建貫穿全



美國淘金熱

美的太平洋鐵路時，卡朋蒂埃遇到了丁龍，覺得他做人老實本分，就把他弄到自己的身邊做私僕。不過和大部分美國人一樣，他打心眼裡瞧不起中國人，平時和丁龍接觸的時間也不多。



這條氣勢磅礴的鐵路，不知要了多少華工的生命

因曾在加州的自衛隊服務，卡朋蒂埃也被稱為“將軍”。某種程度上，這一稱謂也反映了他的脾氣。錢穆《國史新論》中記載，暴富之後，他變得目中無人，脾氣非常暴躁，經常打罵僕人。僕人不堪忍受，紛紛請辭。

丁龍也受不了他的脾氣，終於還是辭職走了。不料沒多久，將軍房子失火，屋舍盡毀，無人收拾狼藉，沒想到這時丁龍卻來了，卡朋蒂埃問他：“你不是走了嗎？還來做什麼？”丁龍回答說：“聽聞將軍受困厄，特來相助。中國孔子教人忠恕之道，我想我應該來。”

卡朋蒂埃非常詫異，“原來你讀過書？”丁龍搖了搖頭，說：“我家世代務農，皆不識字，但孔聖人的話口口相傳，聽到之後我便記在心裡了。”丁龍此舉令卡朋蒂埃甚為感動，他沒有想到，中華大地上一個農民，被美國人稱為“豬仔”的勞工，居然能有這樣的覺悟胸襟。

由於丁龍生性安靜，不與人爭，樂於助人，卡朋蒂埃越發覺得，能夠孕育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圖書館

出這等氣度的東方文化，想必也沒有那麼簡單。到紐約時，他便帶上了丁龍。

1890年，丁龍首次出現在美國統計報告中，當時是作為卡朋蒂埃在曼哈頓住所的一員，被稱為“華人幫傭”(Chinese Help)，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經是卡朋蒂埃的一個夥伴(Companion)了，地位明顯提高。

隨著兩人關係的逐漸親密，一天，

卡朋蒂埃將丁龍叫到身前，問他在美國呆這麼久了，有沒有什麼夙願未了：“憑我的能力，只要我辦得到，一定會幫你實現。”

卡朋蒂埃萬萬沒想到，丁龍的心願，居然是用自己畢生的積蓄，整整一萬美元，在哥倫比亞大學建一個漢學院，用來向外國人傳播中國文化。而在當時，一美元就值一三克黃金，放在今天，就是近400多萬人民幣。

這筆錢是丁龍省吃儉用，積攢了大半生的積蓄。他雖然沒有讀過書，卻希望哥大能建立學院，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博大精深文化。但要知道，以當時華人的地位，想在哥大捐款建院，比登天還難。

好在這背後有卡朋蒂埃撐腰，他是哥大的名人校友，與哥大校長往來密切，隨即寫信，並捐款十萬：“我以誠悅之心情，將此獻予您去籌建，一個中國語言、文學、宗教和法律的系；並願您以丁龍漢學講座教授為之命名。這筆捐贈是無條件的，唯一的條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還想保留今後，

再追加贈款的權利……”



胡適等人在哥大合照

同時，卡朋蒂埃也幫丁龍，捐出了一生的積蓄，並附上丁龍的短信一封。信中文字寥寥，卻震撼人心：“在此，我寄上一萬兩千美元的支票，作為貴校漢學研究的資助。”落款是：“一個中國人：丁龍。”

然而，面對這筆捐贈，哥大始終猶

豫不決。首先，在舉國反華背景下，接受中國人的捐贈風險太大。第二，對於建一個院系而言，這些錢還是太少了。

見哥大猶豫不定，卡朋蒂埃的急脾氣又犯了。他多次寫信告訴哥大校長：

“丁龍雖然出身寒微，但他生性善良，是個十足的紳士，他身上有東方人的優美品質，你們不能只看他的身份，而忽略了這麼高貴的靈魂！”

對於華人在美受迫害的處境，以及為何必須建立學院，他更是態度鮮明：

“我並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的子孫，更不是幫落後的中國辯護，其統治者的罪惡使得它在行進途中蹣跚踉蹌、步履維艱。但現在看起來似乎應該是我們去更多地瞭解和關注住在東亞及其周邊島嶼上的那大約七億人的時候了。”

之後，卡朋蒂埃四處奔走，多次與哥大及社會各方斡旋，表示願意承擔建院後續費用，終於說服了哥倫比亞大學。

很快，哥大便創立了“漢學講座”，並以“丁龍”的名字命名。這個



胡適的導師

講座即漢學界的“普利策獎”。一百多年來，僅有四位教授，榮獲“丁龍漢學講座教授”學銜。第一任“丁龍漢學講座教授”夏德，就是胡適的導師之一。

在胡適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中，他是惟一能看懂，有關中國上古哲學理論原文的導師。

後來，在哥大漢學系任教的教授，也都是響噹噹的人物。比如夏志清教授，重書《中國現代小說史》，將張愛玲與魯迅並論，重新發現了這顆文學遺珠。而回本朔源來看，這一切都依託丁龍的遠見。

（建院期間，消息還驚動了慈禧，



夏志清教授

慈禧讓駐美大員伍廷芳關懷此事。卡朋蒂埃毅然指出，清政府的錢並不重要，重要的必須用丁龍的名義。最終，清朝政府為哥大建漢學系，捐贈了約2000冊書，（約合7000美元。）

漢學院就這樣創辦成立，為供西方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且培養了諸多優秀的漢學家。

自此，長期以文明自居的西方人，才開始真正嚴肅起來，懂得注視東方的這個古老國度。

雖然力量微薄，但丁龍傾盡一生，毫無保留，在祖國積貧積弱之時，仍然懷揣著遠播文化之種的宏願。連哥大校長都說：“他不是一個學者，不是一

個將軍，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僅僅是眾多美國第一代華人移民中的一個，他揭出來的是錢，更重要的是貢獻了他的視野和理想。他所做的事在當今這個充滿衝突與對抗的世界裡，建立一種屬於我們自己的理解和對話的方式。”

然而，自那之後很多年裡，人們再未聽到了龍的資訊。後來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米亞，花了很長時間追溯這段歷史，想找到丁龍捐贈後的蹤跡，最終卻收穫寥寥。

除了一些破碎的資料，幾張照片，一些新聞片段，再也沒有和丁龍有關的消息。丁龍後半生如何度過，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最後埋葬於哪兒，全都不為人知：

在那個政府羸弱，全民族身處黑暗的日子裡，就是這樣一個，出身貧寒，近乎文盲的華工，發出如此璀璨的一道光亮，為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座不滅的燈塔。

誠然，歷史應該銘記偉岸的身軀，但我們都應該知道，在灰霧彌漫的歲月裡，微光也曾穿破蒼穹！